

卵齋全圖

第八冊



Jim 384. 8





Heft 8

第八冊

畫皮

六頁

接上冊

賈兒

六頁



迹而窺之見一獬鬼面翠色齒巉巉如鋸
鋪人皮於榻上執采筆而繪之已而擲筆舉
皮如振衣狀披於身遂化為女子睹此狀大
懼獸伏而出急追道士不知所往徧跡之遇
於野長跪乞救道士曰請遣除之此物亦良
苦甫能覓代者予亦不忍傷其生乃以蠅拂
授生令挂寢門臨別約會於青帝廟生歸不
敢入齋乃寢內室懸拂焉一更訐聞門外戢
戢有聲自不敢窺也使妻窺之但見女子來



望拂子不敢進立而切齒良久乃去少時復
來罵曰道士嚇我終不然寤入口而吐之耶
取拂碎之壞寢門而入徑登生牀裂生肚掬
生心而去妻號婢入燭之生已死腔血狼藉
陳駭涕不敢聲明日使弟二郎奔道士而告
之道士怒曰我固憐之鬼子乃敢爾即從生
弟來女子已失所在既而仰首四望曰幸適
未遠問南院誰家二郎曰小生所舍也道士
曰現在君家二郎愕然以為未道士問曰



曾否有不識者一人來荅曰僕赴青帝廟良
不知當歸問之少頃而返曰果有之晨間一
姬來欲傭為僕家操作室人止之尚在也道
士曰即是物矣遂與俱往仗木劍立庭心呼
曰業魅償我拂子來媪在室惶遽無色出門
欲遁道士逐擊之媪仆人皮劃然而脫化為
厲鬼卧嗥如猪道士以木劍梟其首身變作
濃煙匝地作堆道士出一葫蘆拔其塞置煙
中颯颯然如口吸氣瞬息煙盡道士塞口入



囊共視人皮眉目手足無不備具道士卷之
如卷畫軸聲亦囊之乃別欲去陳氏拜迎於
門哭求回生之法道士謝不能陳氏益悲伏
地不起道士沈思曰我術淺誠不能起死我
指一人或能之往求必合有效問何人曰市
人有瘋者時卧糞土中試叩而哀之倘狂辱
夫人夫人勿怒也二郎亦習知之乃別道士
與嫂俱往見乞人顛歌道上鼻泣三尺穢不
可近陳膝行而前乞人笑曰佳人愛我乎陳



告之故又大笑曰人盡夫也活之何為陳又
哀之乃曰異哉人死而乞活於我我閻摩耶
怒以杖擊陳陳忍痛受之市人漸集如堵乞
人咯痰唾盈把舉向陳吻曰食之陳紅漲於
面有難色既思道士之囑遂強啖焉覺入喉
中硬如團絮格格而下停結胸間乞人大笑
曰佳人愛我哉遂起行已不顧尾之入於廟
中迫而求之不知所在前後冥搜殊無端兆
慚恨而歸既悼夫亡之慘又悔食唾之羞俯



15
仰哀啼但願即死方欲展血斂尸家人觀望
無敢近者陳抱尸收腸且理且哭哭極聲嘶
頓欲嘔覺高中結物突奔而出不及回首已
落腔中驚而視之乃人心也在腔突突猶躍
熱氣騰蒸如煙焉大異之急以兩手合腔極
力抱擠少懈則氣氤氳自縫中出乃裂繒帛
急束之以手撫尸漸溫覆以衾裯中夜啟視
有鼻息矣天明竟活為言恍惚若夢但覺心
隱痛耳視破處痂結如錢尋愈



賈兒

楚某翁賈於外婦獨居夢與人交醒而捫之小丈夫也察其情與人異知為狐未幾下牀去門未開而已逝矣入暮邀庖姬伴焉有子十歲素別榻卧亦招與俱夜既深媪兒皆寐狐復來婦喃喃如夢語媪覺呼之狐遂去自是身忽忽若有忘至夜不敢息燭戒子睡勿熟夜闌兒及媪倚壁少寐既醒失婦意其出遺久待不至始疑媪懼不敢往覓兒執火徧燭之至他室則母裸卧其中近扶之亦不羞縮自是遂狂譎哭叫詈日萬狀夜輒厭與人居另榻寢兒姬遣去兒聞母笑語聲輒起火之母反怒呵兒兒亦不為意



因共壯兒膽然嬉戲無節日效巧者以甌石盪窗上止之
不聽或去其一石則滾地作嬌啼人無敢氣觸之過數日
兩窗盡塞無少明已乃合泥塗壁孔終日營營不憚其勞
塗已所作遂把廚刀霍霍磨之見者皆憎其頑不以人齒
兒宵分隱刀於懷以匏覆燈伺母嚙語急啟燈杜門聲喊
久之無異乃離門揚言詐作欲洩狀歟有一物如狸突奔
門隙急擊之僅斷其尾約二寸許溼血猶滴初挑燈起母
便詬罵兒若弗聞擊之不中懊恨而寢自念雖不即戮可
以幸其不來及明視血跡踰垣而去跡之入何氏園中至
夜果絕兒竊喜但見痴卧如死未幾賈人歸就榻問訊婦



嫚罵視若仇兒以狀對翁驚延醫藥之婦瀉藥詬罵潛以藥入湯水雜飲之數日漸安父子俱喜一夜睡醒失婦所在父子又覓得於別室由是復顛不欲與夫同室處向夕竟奔別室挽之罵益甚翁無策盡扃他扉婦奔去則門自闢翁患之驅襍備至殊無少驗兒薄暮潛匿何氏園伏莽中將以探狐所在月初上乍聞人語暗撥蓬科見二人飲一長鬣奴捧壺衣老梭色語俱細隱不甚可辨移時聞一人曰明日可取白酒一瓶來頃之俱去惟一長鬣留脫衣卧庭石上審顧之四肢皆如人但尾垂後部兒欲歸恐狐覺遂終夜伏未明又聞二人以次復來嚶嚶入竹叢中兒



天惠

和歌海龍一殿發行

言無二價

乃歸翁問所往答宿何伯家適從父入市見帽肆挂狐尾
乞翁市之翁不顧兒牽父衣嬌聒之翁不忍過拂市焉父
貿易廛中兒戲弄其側乘父他顧盜錢去沽白酒寄肆廊
有舅氏城居素業獵兒奔其家舅他出姪詰母疾答云連
朝稍可又以耗子嚙衣怒啼不解故遣我乞獵藥耳姪檢
積出錢許裏付兒兒少之姪欲作湯餅啖兒兒覷室無人
自發藥裏竊盈掬而懷之乃趨告姪俾勿舉火父待市中
不遑食也遂徑去隱以藥置酒中遨遊市上抵暮方歸父
問所在托在舅家兒自是日游廛肆間一日見長鬣人亦
雜儔中兒審之確陰綴繫之漸與語詰其居里答言北村



亦詢兒兒偽云山洞長鬣怪其洞居兒笑曰我世居洞府
君固否耶其人益驚便詰姓氏兒曰我胡氏子曾在何處
見君從兩郎顧忘之耶其人熟審之若信若疑兒微啟下
裳少少露其假尾曰我輩混迹人中但此猶存為可恨耳
其人問在市欲何作兒曰父遣我沽其人亦以沽告兒問
沽未曰吾儕多貧故常竊時多兒曰此役亦良苦孰驚憂
其人曰受主人遣不得不爾因問主人伊誰曰即曩所見
兩郎兄弟也一私北郭王氏婦一宿東村某翁家翁家兒
大惡被斷尾十日始瘥今復往矣言已欲去曰勿悞我事
兒曰竊之難不若沽之易我先沽寄廊下敬以相贈我囊



27
中尚有餘錢不愁沽也其人愧無以報兒曰我本同類何
靳些須暇時尚當與君痛飲耳遂與俱去取酒授之乃歸
至夜母竟安寢不復心奔知有異告父同往驗之則兩狐
斃於亭上一狐死於草中喙津津尚有血出酒瓶猶在持
而搖之未盡也父驚問何不早告曰此物最靈一洩則彼
知之翁喜曰我兒討狐之陳平也於是父子荷狐歸見一
狐秃尾刀痕儼然自是遂安而婦瘡殊甚心漸明了但益
之嗽嘔痰輒數升尋卒北郭王氏婦向崇於狐至是問之
則狐絕而病亦尋愈矣翁由是以此奇兒因教之騎射後
貴至總戎





